

《新闻纵横》之

调查

编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评论部

导读

梁晓声

《新闻纵横》自1994年10月1日开播以来，是中国广播类新闻评论性节目中最好的拓荒者和耕耘者，在中国听众中重建了广播新闻的声誉。其节目以对重要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和背景分析为主，以批评报道、披露内幕见长，锋芒愈磨愈厉，在中国新闻界表现卓越。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26日

南海出版公司



《新闻纵横》之

调查

编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评论部

导读 梁晓声

南海出版公司

200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调查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评论部编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4.1

ISBN 7-5442-2657-3

I. 调… II. 中…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718 号

DIAO CHA

调查

编 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评论部

责任编辑: 刘一民 李 伟

责任校对: 刘 方 战 宏

封面设计: 吴 进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开

印 张: 18.3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2657-3

定 价: 2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本书编委会

主 任：杨 波

副主任：王明华 王宴青

编 委：王晓晖 刘振英 蔡万麟 李文祥

出品人：赵连军 侯永生

责任编辑 刘一民 李 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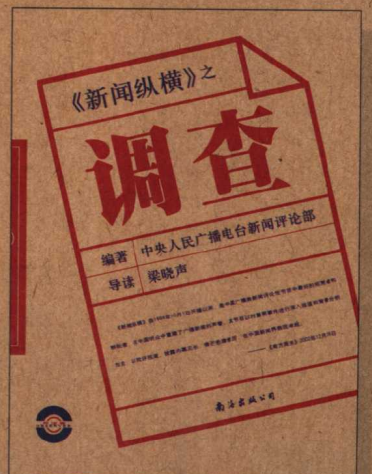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吴 进



《问题》
定价：29.80元



《反思》
定价：18.80元



《调查》
定价：25.00元



新闻纵横：一个充满朝气的优秀团队

后排左起：张磊 张军 覃颖 赵连军 王磊 李宇飞
前排左起：周强 毛舟 杨博 崔京其 周义 侯永生

序言 关于“另类”记者

梁晓声

“无冕之王”一词，最早是人们尊赠给艺术家的桂冠，流露着对艺术的特别古典意味的崇尚；后来，诗人们亦获此殊荣；再后来，作家们跻身冠下——而这在西方，是伴随着文学启蒙运动的事情。那时的文学史，是人类之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今日之文学，总体上有着品质的区别。而再后来，“无冕之王”这一桂冠，也曾戴在过记者们的头上。

关于记者，香港和台湾另有叫法，那就是——“狗仔队”。这是很形象的比喻。近几年大陆也完全接受了此种叫法。

从“无冕之王”到“狗仔队”，似乎记者们的公众形象已降得很低很低了。其实不然，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有两类记者共生并存着。各司其职，又互为“另类”。完成此书中的每一篇报道的记者们，不但是社会所极其需要极其依重的正面意义上的“无冕之王”，而且是一批广播电台的记者。他们的报道影响，不是通过文字，而是体现于声音。他们的声音，乃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声音！

这一本书的内容，与书名完全符合，绝非那一种炒作书名概念的书。收入其中的，皆是他们的社会调查性新闻报道。篇篇体现着他们对社会的人道立场、正义新闻原则和人文关怀的责任。故在我心目中，他们是非常可敬的。

倘言他们也是“新闻狗仔”，则我认为，他们是“血统”较高贵的那一类，是“品种”优良的那一类。一言以蔽之，是社会所需要，所不能没有的“良犬”。好比导盲犬、营救犬和警犬。说他们“血统”高贵，是指他们继承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无此点，新闻不能承受意义之轻，记者不能承受采访之轻，人们不能承受传媒之轻也……

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花边新闻”在为传媒吸引读者，而实际上，是这些“另类”记者赋予着传媒存在的最重要理由……

2003 年 11 月 21 日于京

目 录

序言 关于“另类”记者 梁晓声

1

上访者为何成了精神病？

1

“我当时跪在地上哭着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妈抓走？我连问带求，他们就不理我，非要抓我妈，就说我妈无理取闹。”

“其实说实在的，是我们为政府排忧解难，真是这么回事。我们不直接对县里，是县里找到省信访办，省信访办又找到我们。”

张斌之死

29

“他们每天开一次例会，总结当天的劳动，这例会就是打张斌。把各小组长一召集，没别的事，就开打。”

“他在工地一丝不挂跪在那儿，喊爹喊爷的，管教他能不知道吗？工地上不可能一个管教都没有。”

“造林”还是“造字”？

45

……公路一侧陡峭的高山上，一个巨大的水泥字迎面而来。因为离得比较近，无法看到它的全部，只有跑到500米开外的地方抬头仰望，才看清这原来是一个硕大的“禁止”的“禁”字……乘车又走了十几分钟，才终于将山体上用石头砌成的这4个大字看清：封禁治理。

“咱们建设局现在一共有几位领导？”

“啊，我们现在是（笑）……一正八副。”

“那怎么分工啊？”

“现在分工啊……咋说呢？应该说是根据工作需要嘛。然后……原则是按条条进行分工。按每条线进行分工。就今年才多的，去年还比较少，都是今年增加的。”

“去年是几个？”

“去年只有一正四副。”

站在耕地边缘

77

“全村几千人，大都闲着没事干。我们世代靠土地为生，除了种地外缺少一技之长，所以很难找到工作。2001年初，镇政府把小洋楼卖给我们之后，就不理我们了。就业、培训、社会保障我们都没有。住进小洋楼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就成分而言，我们既非农、又非工、更非商，基本属于无业游民；就生活而言，如今不能靠种田为生了，过着不是城市居民胜似城市居民的生活，变成了纯粹的消费者。我们靠以前的积蓄、余粮，也许还能维持一两年，但以后在既无生产条件，又无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小孩怎么办？老人怎么办？没有土地、没有钱，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助学贷款遭遇尴尬

105

“我是淮南师范学院2000级学生，今年毕业，学校对拖欠学费的学生规定不准参加毕业考试。这样，我就拿不到毕业证，没有学历证明，出去找工作就非常难。这成了恶性循环，没有工作什么时候能还得起钱呢？”

“学生欠费面比较大，我们去年欠费360多万，我们每年的学费收入在2500万左右，这样欠费就达到了15%~20%。”

“五指不全”的“五金之乡” 129

“我是伤的右手，除了大拇指。两根已经接不回去了，另外两根现在正放在肚子上面保着。”

“他才不管你会不会做呢！反正他就安排你进去做，不管你会不会做。”

走进城市拾荒部落 165

市民：这帮人到处捡影响市容，我觉得很影响市容。

拾荒者：虽然我捡破烂，但我的心不破烂。

市民：个体捡垃圾的，带好多孩子，也不讲卫生。

拾荒者：人家骂你是土包子，确实我们也是土包子。

市民：他就为了那点钱，你说环保意识，他没有。

拾荒者：我们给自己创造一点经济，给国家节约一点经济。

市民：我看到他们在那里刨垃圾，我觉得对国内国际影响都不太好。

拾荒者：你骂就骂，不骂就不骂，我们只管自己捡破烂。

难言放弃的高危产业 197

“老百姓的吃、消费主要来自花炮，所以你要他不做花炮是做不到的，他的说法就是‘宁愿炸死，不愿饿死’。”

“……这10年内上栗离开烟花业，就不能说奔小康。”

房屋租赁中介的六大黑幕 211

“……不交中介费，那怎么挣钱呢？而且这中介费退的可能性不大。这个行业确实是挺黑的，一般来讲，很少有人能把这中介费给退了，但这里面对得做些手脚了……”

“广告上的房源，你是绝对不能信的，都是假的，没什么真的，上面写的什么400、500、600的在二环或三环边上的房子，咱都是北京人，你想想这事可能吗？一个是骗骗外地的，另外就是骗那些租房心切的人，但实际这样的房源不可能有的，全是假的。”

被垄断的“120”

231

“只有一家就舍近求远。你说黄龙（远郊）出个事故，人民医院再过去，多远哪！20多公里呢！最起码它得跑40分钟吧？”

“在这10年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写过不下10个专题报告，几乎每年向政府报告这个情况，但是非常遗憾，这个事情拖到今天，也没能得到解决。”

吸去青春的吸脂手术

249

“……我妹妹躺在床上拼命地惨叫、挣扎，是用绳子捆起来的，嘴巴都变形了，流了很多汗，在那儿抽筋，身子弯起来了。”

“……我妹妹并不胖，可以看她的照片，1米69的身材，不到120斤，吸了10多个部位。为什么给我妹妹吸这么多部位？无非就是为了钱，12000块钱。”

关注亲子鉴定

265

“第三者插足、未婚先孕，这样的事情都有。疑问了几十年，还要再搞清楚的也有，非婚生的子女，这些事情都会有……”

“取材，什么材料都可以，比如取一滴血也够了；或者是拔头发，一根头发的头发根就够了；或者在口腔里擦一擦，这点材料也就够用了。”

上访者为何成了精神病？

记者：李宇飞 杨沼畔

诊断人为精神病患者，需要具有极其慎重的医学态度和极高之责任感。早期患者症状轻微，诊断起来既简单又复杂。心怀异念，则变得简单。由于简单，常成为一些人诬害另一些人的方式。比如莎翁笔下的李尔王，竟被两个不孝女儿和各怀鬼胎的女婿诬为患了“精神病”。而在前苏联，整治人的惯技就是“诊断”人为“精神病”。由于复杂，给一个“精神病人”平反往往比给一个人彻底摘掉“癌症”的帽子还难。因为成心“误诊”了的人们，是既不愿承认“误诊”，更不愿承认“成心”的。

以下一篇调查性报道极其发人深省——一个43岁的女性农民被草率地“诊断”为“精神病”，诊断者们竟堂而皇之地声称“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而且信誓旦旦地强调：“真是这么回事。”

更发人深省的是——这种事，它竟还发生在今天……

——梁晓声

第一篇 黄淑荣为什么成了精神病？

黄淑荣，女，43岁，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四海店镇宝山村农民。因为向有关部门反映土地承包和地方干部腐败问题被多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现流落北京。她自述道：

“我叫黄淑荣，一开始我是因为第二轮土地承包分配不公上访，他们没有按照文件分地，再一个就是村干部贪污问题。我逐级上访，去农委、信访办。县里派了调查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就到了农业部，（农业部）开了批示信函回去让他们按文件办。我到家送信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以精神病为由关进精神病院。大夫、护士一起把我抬到医院，绑在床上，打针、用药、过电……”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记者来到北京市永定门外一处偏僻杂乱的角落。几天前，这里还是大片民房，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尘土飞扬，城管人员正在清理违章建筑。记者在一个用几根竹竿搭成的小窝棚前停了下来，住在这四壁透风窝棚里的就是黄淑荣一家三口。和她住在一起的是15岁的儿子马小飞、12岁的女儿马小玉。

记：原来这个架子是……

黄：那是架着的竹竿，是我和孩子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扛过来的。（哭）孩子晚上就在这里学习，这桌子是捡来的，就这样，上面搪块板，俩孩子天天在这里学习，放个蜡烛、放个油灯。

记：那这个房子要拆的话又没地方住了？

黄：这儿也呆不几天了，最多能呆三五天……

眼前的黄淑荣，身材矮小，一头乱发倔强地挺立着，脸上粘满灰尘，眼里全是血丝。半年多来，从冬天到夏天，记者每次看见她都是穿着那件破烂的皮夹克。一年前，孩子的父亲与黄淑荣离婚了，只剩下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据黄淑荣说，她是因为多次反映土地承包以及村干部腐败等问题，才被绥棱县信访办认定有精神病的。几年间，她多次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在一个初冬的早晨，我们来到黄淑荣的家乡——黑龙江省绥棱县宝山村采访。

这是一个靠近小兴安岭林区，还没有通火车的偏远山村。看得出来，当地经济并不发达，绝大部分农户还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

在宝山村，一位叫李源中的老汉告诉记者：

“在第二轮分地的时候，村里出现很多外来人口，他们在别的地方分地之后又在这里分地。反正这些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来这儿要的地不少。这样就把我们应分的土地挤了很多去……”

根据当地村民们反映，从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之后一直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前，一些村里和乡镇的干部纷纷把亲戚、朋友的户口从外地迁到了这个村。这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很多外来农户就与原有农户共同分配土地。地少人多，原有农户利益受到了很大影响，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人均八亩地减少到四五亩地，矛盾由此产生。

就当地的土地承包政策问题，记者采访了绥棱县农委政策组组长赵村。他说：

“第一轮土地没得着，第二轮的时候过来了，前提是不是正当迁过来的。如果是正当迁过来的，经过村委会、乡政府、派出所已经落户了，第

二轮土地必须给人家。在绥化地区界内，那就是一律对待，按人分地。全部都有土地承包权。”

赵村介绍说，按照绥棱县所属绥化地区的土地分配政策，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后迁入农户与原有农户享有相同的土地承包权，原有农户第一轮承包的土地被全部收回，然后与后迁入农户统一重新分配土地。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了一份黑龙江省的文件，这是1997年12月9号下发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的意见。在第三条，明确写明：因人口增减、耕地被占用等原因造成承包土地严重不均、群众意见较大的，应经民主议定，按“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作适当调整后再延长承包期。“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即：只对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进行调整，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承包。“小调整”的地源要从机动地、集体新开荒地中解决，可以因地制宜地从迁出、死亡、参军后已提为干部、升学已分配了工作等人口占有的土地中解决。

由此看来，绥化地区把原来的承包地全部打乱重新承包的做法显然与黑龙江省的文件精神相违背。对这一点，绥棱县农委政策组组长赵村也承认：

“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期，中央政策是‘大稳定，小调整’，不允许大变。惟有一条就是绥化地区，惟独绥化市委市政府出台了这些政策，执行这些政策。我说白了，这些政策和中央的‘大稳定，小调整’是有些差距。”

黄淑荣向绥棱县信访办反映的第二方面问题是村干部腐败问题。当时任绥棱县信访办公室主任的吴玉芳介绍说：

“她第一步上访的时候，反映问题十几个，这是1998年。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指派农委、四海店镇党委还有县纪检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以后认为，黄淑荣反映的大部分问题比较属实。”

记者调查发现，黄淑荣所反映的问题绝大部分是存在的：关于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已由县纪检委调查证实；关于土地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认定绥